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畲族审美文化研究

浙江省2014年度重点出版物

2012年高等学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FX2012064)

吴素蒞◎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年高等学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 (FX2012064)

浙江省 2014 年度重点出版物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畬族审美文化研究

吴素萍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畬族审美文化研究 / 吴素萍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78-0451-2

I. ①生… II. ①吴… III. ①畬族—民族文化—审美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609 号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畬族审美文化研究

吴素萍 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责任校对	宋德康
封面设计	王好驰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201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0451-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8

序

少数民族区域是中华民族根记忆最为原生态的所在,江南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习俗中依然鲜活地保存着古代中国的文化符号。作为我国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的畬族,据典籍记载,其祖先曰盘瓠,该民族中古时期也被称作“蛮”“蛮僚”,历史上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至宋方有畬名。据《景宁县志》《云和县志》等记载,畬族主要散居于我国东南部粤、闽、浙的一些山区腹地。浙江丽水地区是畬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作为我国 56 个民族中的一员,畬族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聚族而居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畬族亦如此。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在若干方面,畬族以共同的族群仪式所表达出来的民族意识更为突出,如畬族的“三月三”节,便属于这样一种近乎宗教仪礼的集体活动,并以此作为一种族群界限的表达,从而增强其作为一个族群的向心力、凝聚力。畬族中很多关于自然现象的传说,包括日、月、风、雨、雷、电、水、火、烟、雾、林、麦、花等诸天神和歌神、爱神以及洪水、地震、长虹、回声等各种传说,这些传说通过习俗、服饰、歌谣等形式转换,融入畬族的文化传统,变成了畬族文化的有机组成,不仅反映了畬族过去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也反映了畬族以自然为师、尊崇自然的生态思想。

畲族文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又是一个人类学问题,乃至一个民族学问题。比如畲族服饰,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凝聚着历史、社会、精神等诸多文化信息。畲族最为突出的是畲族妇女衣服上的装饰。畲族妇女喜欢把头发盘梳在头顶,成截筒式或螺式,发间饰以红色的绒线,婚礼时则戴凤冠、插银簪。畲族服饰在民国以前的记述主要出现在各类地方志中,民国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有关文献有:沈作乾撰写的《括苍畲民调查记》(1924),德籍学者史图博、李化民合著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32),《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写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1986),《丽水文史资料——畲族专辑》(1987),施联朱撰写的《畲族》(1988)、《畲族风俗志》(1989),柳意城编的《景宁畲族自治县志》(1995),张永祥编的《苗、瑶、畲、高山、佤、布朗、德昂族文化志》(1998),《苍南文史资料》(2002年第3期)等,其中以1932年由德籍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合著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的贡献尤为突出。此书虽从民族学的角度加以阐述,但对畲族服饰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期刊上开始出现针对畲族服饰的文章,如马赓明、毛清英合著的《畲族的服饰》(1996),雷志良《畲族服饰的特点及其内涵》(1996),金成嬉的《畲族传统手工织品——彩带》(1999),钟小樱的《美丽吉祥的畲族凤凰装》(2002),叶桦的《畲族服饰图案的美术内涵》(2004),吴微微等学者关于浙江畲族染织服饰的系列文章《近现代景宁畲族宗教服饰文化研究》《景宁畲族宗教服装的形制及特征》《浙江畲族与贵州苗族近代女子盛装比较探析》《浙江畲族近代女子盛装文化探析》《浙江畲族近代女子盛装审美艺术》《浙江畲族凤冠凤纹及其凤凰文化探讨》《浙江畲族传统彩带的民俗文化与染织技术》(2006—2008年),陈栩等学者

关于福建畬族服饰的系列文章《福建畬族彩带纹样的象征意义——以宁德猴盾村畬族服饰文化为例》《福建宁德霞浦地区畬族女性服饰图案探议》《浅谈福建畬族彩带的保护和传承》(2008—2009年)等。这些文章结合一定的文献资料进行的服饰介绍,也在一定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参考其他民族服饰研究和其他学说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畬族山歌也很有特色。有长篇叙事诗《高皇歌》《盘古歌》《封金山》等,唯畬地流传,世代颂唱,多为四句一段,每句多以七字组成,间插“哩”“哦”“啰”“喔”“哪”“啊”“唉”等字,内容大同小异。如《高皇歌》歌唱畬族始祖盘瓠一生的传奇,颂扬其丰功伟绩。这些歌曲的共同特点是通俗生动、韵调和谐、感情真挚、以歌为话,口耳相传。据研究,畬族民歌并非一种独立的艺术行为,而是主要依赖于其民俗,并仅仅和民俗活动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不仅在日常生活和山间地头唱之,在各种节庆场合亦唱之,其内容广泛,出口成歌,一唱一回,此起彼伏,每每通宵达旦。为防止嗓音疲劳,无论男女老少,多用假声演唱,这种歌唱方式普遍体现在诸如祭祖歌、哭丧歌、功德歌等演唱中。字密腔少,吟诵性较强。后来多于室内歌唱,因此声音不必过于高亢,只需轻声吟唱即可。

统而观之,已有的研究中,对畬族文化传统、文化体系的探索涵盖了历史、民族、社会、艺术等若干学科领域,唯以生态美学为视角进行的探索并不多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丽水学院吴素萍副教授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吴素萍副教授运用娴熟的生态文化理论,探索了畬族服饰的美学意蕴、畬族民歌的生态美学意蕴,并以生态女性主义为参照,对包括畬族女性与生态文化的关系、畬族女性的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畬族文化生态及其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作者特别指出：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全新的境遇。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经济浪潮的迅猛发展，世界格局不断被改变和重组，……由于文化传播具有不平衡性，弱势文化往往受强势文化的影响，受西方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介入和冲撞影响，带有明显区域性、民族性的传统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其文化结构和体系逐渐消解，其生存与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以一种弱文化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生活的边缘。因此，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文化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术的良心在于拯救。吴素萍副教授通过对畬族文化体系的审美研究，对畬族文化生态现状及其审美价值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也探索了畬族文化生态和时空变迁过程中的种种可能性。应该说，这些努力都是十分可贵的，因此，《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畬族审美文化研究》这部凝结了作者心血与思想的专著，必然是畬族审美文化研究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

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副秘书长
浙江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
任 重

2014年1月8日

目 录

绪 论 畲族史话	1
第一章 生态美学之思	15
一、生态美学的产生	16
二、生态美学的内涵界定	20
三、我国生态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22
四、生态美学的审美原则	28
五、生态美学的意义	32
第二章 生态美学: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37
一、“天人合一”的文化心理	38
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	41
三、“敬天地尊伦序”的生态智慧	44
四、“观物比德”的审美方式	46
五、“触物起情”的艺术表现	49

第三章 畲族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53
一、审美生态性	54
二、审美乐天性	58
三、母性崇拜	62
第四章 畲族的生态审美艺术	74
一、畲族民歌的生态美学意蕴	77
二、畲族民间故事的生态诉求	98
第五章 畲族的生态审美生存	118
一、畲族传统服饰的生态美学意蕴	119
二、畲族传统民居的生态诉求——以浙西南为例	142
第六章 畲族女性文化的生态性研究	161
一、生态女性主义概述	161
二、畲族女性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164
三、畲族女性的社会参与——以浙西南为例	170
第七章 后现代语境下畲族生态审美文化的境遇	185
一、畲族生态审美文化的当代境遇	186
二、畲族生态审美文化的自我救赎	198
附 录	207
参考文献	212
后 记	216

绪 论

畬族史话

畬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南部的丘陵山区，自称“山客”“生客”（音“山哈”），意思是指住在山里的客人。这是一个勇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一、族称的来源

“畬”字由“𪔐”字演变而来。“𪔐”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已出现。《周易·无妄》一书中有“不耕获、不菑畬”的诗句，《尔雅·释地》解释为“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说文解字》亦曰：“畬，三岁治田也”。这时的“畬”意为开垦后连续耕种三年的土。畬有两种读音，《说文解字》释《周易》“不菑畬，从田余声（以诸切）”，《集韵》则云：“畬，火种也，诗车切”。唐代以来，就只采用《集韵》中的音意了。著名诗人刘禹锡被贬至巴东一带做官，他发现了当地特殊的生产生活风俗，写下了《竹枝词（其九）》一诗：“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与刘禹锡同时代的诗人李商隐，曾在游历闽、赣、粤一

带山区时,在《赠田叟》中写道:“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南宋初期,范成大在赴任途中目睹山哈劳动的情景,在《劳畬耕诗序》中写道:“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这些古代文献中的“畬”意其实指的是一种生产方式,即“刀耕火种”^①。

由于当时勤劳的“山哈”们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因而被外族称为“畬民”。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在福建漳州任地方官的刘克庄著《后村先生大全集》,其中卷九三《漳州谕畬》一文中记载:“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畬。西畬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畬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二畬皆刀耕火耘,……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悦,畬田不税,其来久矣。”^②刘克庄在文中把漳州一带过着“刀耕火种”生活的族群统称为“畬民”,这是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最早出现的“畬民”称谓。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畬族先民被迫不断迁徙,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颠沛流离的足迹,各地方志都沿用“畬民”“畬人”和“畬客”等称谓称呼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经过严谨的识别调查,1956年12月8日,中央统战部根据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各省委统战部的报告,正式将其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族称为“畬”,从此“畬族”成为法定的族称,畬族成为华夏56个民族中的一员。

① 畬族的“刀耕火种”是指农历正月末二月初,畬民选择土质肥沃、树林稀疏的山坡地,砍劈山上杂木乱草(斫畬),等到四五月柴草干燥后,清出四周隔火带,从山顶点火往下烧,有助于烧熟泥土,烧死草根,增加肥力。烧后一两天,等地面火气退去,撒上种子。畬族称这种烧法为“坐山火”。新中国成立后畬族以“刀耕火种”为生的日子从此结束。

② [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畬”字在历史上有多种写法,而作为一个民族族称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写法和确切的含义,经过多方讨论,最终“畬”字被确定下来。“畬”字由“人示田”组成,由“畬”字演变而来。其中“人”是畬族先民搭草寮的人字架,“示”表示这个古老民族的人民,“田”字则有三层含义:一是表示这个古老民族靠游耕为生存手段;二是表示这个民族在高山之坳用草木搭寮安下家并开始烧田;三是表示这个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一份土地。^①

二、民族起源及历史迁徙

据史料记载,直至明末清初,畬族依然处于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并辅以狩猎经济阶段。清初文人范绍质在他的《瑶民纪略》中对此有形象的记录:“种山为业,夫妇皆作……粪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籽而获。精射猎,以药注弩矢,着禽兽立毙。供宾客,悉山雉、野鹿、狐、兔、鼠、蚓为敬。豺、豹、虎、兕间经其境,群相喜谓野菜,操弩矢往,不逾时,手拽以归。”^②落后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畬族先民进行了持续千年的民族大迁徙。

据相关资料记载,畬族人民把广东潮州凤凰山作为本民族的祖居地和发源地。早期的畬族主要居住在广东,约在唐初(公元7世纪初)由广东迁徙到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边境山区,宋元时期(公元10—12世纪)大量畬人迁徙至福建中部和北部,明清两代畬人继续北移,进入福建东部和浙江部分山地,其中一部分抵达

① 根据景宁畬族自治县畬族博物馆馆藏资料整理。

② [清]范绍质:《瑶民纪略》,李绂:《汀州府志》卷四一,同治六年重刊本。

安徽,到了17世纪大批畬人迁入浙江景宁。但由于历史上畬族是游耕民族,没有本族的文字,本民族的历史都是靠口口相传,并没有确切的文学记载,因此,对于畬族起源问题学界并无定论。部分学者认为畬族源于东汉时期久居广东的“南蛮”,发源地为广东潮州的凤凰山;也有学者主张畬族起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与瑶族同源,属于瑶族的一个分支;另有学者认为畬族源于周代的“闽人”,也就是福建的土著的后裔;还有学者认为畬族是古代越人的后代,其发展脉络经是秦汉“越”到汉晋“蛮”,到隋唐“蛮僚”,再到宋代之后的“畬”。福建师范大学的谢重光教授则提出了多元一体说,认为畬族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畬而被畬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这是目前学界对畬族族源问题最完整最全面的论述。

经过历史上长期的迁徙,到明清时期,畬族陆续定居于闽、粤、浙、赣、皖、湘、黔等省的广大山区。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大都已被汉族及其他民族所居住和开垦,唯有山区地广人稀,有容身谋生之地,因此他们只能在山区开荒辟地,在半山腰搭寮而居。“所居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①这个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分散在8省6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散居与杂居格局。畬族聚居点多为十几户、数十户人家组成的自然村寨,也有与汉族共聚一村的。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畬族人口708651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0532%,目前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其余散居在江西、安徽、广东、贵州等省。浙江省是除福建省以外畬族的主

^① 转引自王道:《文化透镜下的畬族历史》,《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165页。

要聚居地之一,浙江畬族主要集中在以丽水、温州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全国唯一的畬族自治县景宁畬族自治县就在丽水境内。

三、民族发展

历史上,畬族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他们长期以来“以山为基,以农为本”,在深山老林的贫瘠土地上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一直被动地接受外族(主要是汉族)的文化冲击,以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这种落后首先体现为经济上的弱势。由于畬族居住的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因此畬民极少有人参与当地的商贸活动,日常生活基本靠自给自足,只有少数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灯油等需要到集市上向当地汉人换取。而与平地的良田相比,畬族先民赖以生存的山间田地狭小而贫瘠,“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畬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①。其农业生态资源处于明显劣势,资源的劣势加剧了畬汉两族之间生活和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历史上长期的迁徙生活也不利于畬民财富的积累,每到一处畬民只能白手起家,在贫瘠的山林建造新的家园。与世代居住在当地的汉民相比,畬民在经济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旧时处于经济弱势的畬民经常遭受当地汉族人的欺压。他们或在贫瘠的土地上过着“山洞作住房,蓑衣作衣裳,烤火代棉被,野菜作粮草,辣椒作油炒”(景宁敕木山和云和岗头庵一带流传的歌

^① 胡先啸:《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畬客述略》,《科学》1923年第7卷第3期。

谣)的困苦生活,或租种汉族地主山林开垦或佃田耕种,被动地接受汉族地主的奴役。“土不与通婚姻,而耕耨佃田咸籍其力。”^①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中记载道:“(畬民)吃的非常简单。只有富裕的人才吃得起大米饭,所以主食是甘薯……每天吃两餐,很少吃三餐。这完全跟汉族农民不一样。”^②

其次体现为文化上的弱势。独特的历史变迁和生态环境塑造了畬族独特的文化形貌与文化结构。据畬族史歌《高皇歌》传唱,盘瓠因为帮助高辛皇帝平息了外患,得以娶其三公主为妻,婚后公主随盘瓠迁居深山,以狩猎和山耕为生。后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四女嫁给了钟智深,子孙逐渐繁衍,形成了以盘、蓝、雷、钟为四大主姓的畬族人。过去有些汉族人将畬族的盘瓠传说等同于现实,再嫁接汉文化中“犬”的不良文化内涵,公然称畬民为“犬种”“贱民”。“括人顾嗤鄙之,不与通婚姻。辄目为盘瓠遗种。”^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畬族人还被蔑称作“畬客婆”“畬客牯”“畬客骨”“小姓人”等。

在封建的大汉族主义文化氛围中,畬族因族群特征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长期被视为异类。明清时期的正史对处于社会边缘的畬民基本上没有记载,而少数地方志、文集中有关畬族的记载也大多只是描述畬族与汉族不同的生活方式、民情风俗、语言、服饰

① [清]王士钐:《云和县志》卷一五《风俗门》,同治三年刊本。

② [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周永钊、张世廉译,中南民族学院编印本1984年版,第31页。

③ [清]吴楚椿:《畬民考》,〔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文编三》,清光绪三年刊本。



东坑镇大张坑村雷晓勋家家谱

等文化特征,对畬族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等并无记录。如丽水教谕屠本仁在《畬客三十韵》中记载:“攀陟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畬刀耕举,烧畬火种墟。……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笞辱等人奴,谋食不遑惜;三五女负薪,鬻市两脚赤。筠筒绿拥髻,布幅青搭额;州人辄鄙之,相视笑哑哑。”^①

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弱势地位之外,旧时畬族人还在教育、婚姻等方面备受歧视。当地汉人很少与畬族人来往,畬族人一般只能在族内通婚,并且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畬民中识字者

^① [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三〇《艺文志》,清光绪三年重修本。

极少,更不敢奢望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正如青田县令吴楚椿在《畬民考》中所载:“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我国家休养生息,人文蔚起,畬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畬民系盘瓠遗种,兽类也。’”^①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畬族落后的教育境况都没有得到改善。以景宁东弄村为例,“高小毕业的只有1个人,为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全村15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19人,高小程度6人,约占3%,初小程度85人,约占38%,文盲128人,约占59%。所谓初小程度者,包括进村小读过一年半载的人在内,大部分仅能写自己的姓名而已,妇女全都是文盲,他们的文化程度是非常低的”^②。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据景宁畬族自治县大张坑村的雷文龙老人回忆:“解放前大张坑村全村44户,180余人。当时大家都很穷,没有银钱上学堂,上面还规定我们畬族人不准入学不准投考,村民都没有文化,全村只有一个高小毕业生,其他都是文盲。解放后村里办了扫盲班,组织村民读夜书,读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认识一些字以后就会记账了。”^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使畬族人民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新政权的建立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使畬族各方面的权益受到实质性的保护与关注,畬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畬族地区、畬族传

① [清]吴楚椿:《畬民考》,〔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文编三》,清光绪三年刊本。

② 《畬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③ 景宁畬族自治县东坑镇大张坑村雷文龙(78岁)口述,笔者记录,2013年3月10日。